

动物档案

蛇

■ 严敬

有一种蛇，浑身赤红色，缀有黑色斑纹，很像刚从泥里挖出的桑树根，因此，我们叫它桑树根蛇，它的毒性很大，孩子们都远远躲着它。

夏天，它进村，在墙脚下游走，携带一团阴影，空气凉丝丝的。墙脚本来是癞蛤蟆的地盘，一条桑树根蛇缓缓进入，癞蛤蟆眼尖，变得很有礼数，急忙退避一旁，给客人让道。它知道蛇不会同它争地盘，不过是借道而已。桑树根蛇沿着墙脚往上爬，它的身子贴在墙壁上，之后，它的头攀上窗户，身子一点点滑入房舍。它有很多的好奇，住在屋子里的人都干什么呢？趁着黑夜，它摸进屋来看一看。它不知道，这时候，奇怪的是，站在地头上，老栓叔听到周围都是鸡鸣，睁眼瞅瞅，身边没有一只鸡。老栓叔一时有点糊涂，突然，他明白了，他身边有一群土地婆蛇，它们可能正在表演合唱，也有可能正在开会议事，而他误入了它们的会场。老栓叔没有着慌，他不声不响往回倒着走。

桑树根蛇会上房，有些麻雀把窝安在屋檐的瓦楞下，这些麻雀将有很麻烦，桑树根蛇要拜访麻雀窝，而且要享用小麻雀。受益的蛇不肯马上离开，它盘踞在麻雀窝里，指望老麻雀回家过夜。

还有一种蛇，叫土地婆，剧毒，水牛让它咬一口，立死无疑。它的颜色与泥土一般无二，它的叫声像鸡鸣。一天清晨，老栓叔下地，那块刚收了油菜的地离村子有一两里远，但奇怪的是，站在地头上，老栓叔听到周围都是鸡鸣，睁眼瞅瞅，身边没有一只鸡。老栓叔一时有点糊涂，突然，他明白了，他身边有一群土地婆蛇，它们可能正在表演合唱，也有可能正在开会议事，而他误入了它们的会场。老栓叔没有着慌，他不声不响往回倒着走。

夏天一过，许多事情要收场，蛇要回到泥土睡觉。冬天，村里人兴修水渠、平整土地，时不时挖出一两条蛇，这些蛇也像把窝安在屋檐上的麻雀，选错了睡觉的地方。它们快要冻僵了，放它们走也走不动。其中有土地婆蛇，夏天它快如闪电，眼下却像一块泥疙瘩，动弹不得。

煮海凿浪

笔外意象与海南之缘

■ 王卓森

在梅国云先生大量且引起频频侧目的笔外意象艺术作品中，我个人认为其最具代表性和成熟的是《双福》，这件《双福》可以说是梅国云先生笔外意象艺术风格成型的标志性之作。后来的事情证明，这件作品在受众中的接受性几乎是一致的，好评连连。那件作品刚出来时，让观者一时生出某种惊艳和初见之感。我当然也关注了，还写了一篇个人的观感，后来《文艺报》还用了这篇文章作为对梅先生笔外意象艺术创作的一次评述和传播。

梅国云先生“双福”的写意，与海南岛有十分深的缘分。首先，这件《双福》艺术是在海南岛上创作完成的，其二，海南岛在一万年演化中，凝聚了天赋异禀而成为一座浩瀚南海中的福岛。热带海洋地理上的独特，融合了干净的阳光、风雨、海水、河流和绿色于这座岛上，酿造出了一种别处所没有的健康生态和平安气息，健康和平安，便是上苍馈赠给海南岛的两份福宝，我说这就是海南岛的“双福”。梅国云先生呼吸着海南岛的椰风海韵，关照着海南岛的钟灵毓秀和无尽福气，把心中的“双福”，挥写成海南岛地乘万物、天翔五彩、温厚平和、吉祥喜人、内聚能量的“福岛”意象。这是梅国云先生与海南岛的一次深情对话，一次笔墨艺术与地理人文的熔炼，构思和想象，笔墨与意境，启迪和愿景，艺术与价值，尽在这件《双福》中。



梅国云笔外意象作品“双福”

草木风华

■ 李焕才

每天早上都是鸟把我叫醒。晨风把夜色吹散，一缕湿漉漉的曙光从窗帘的缝隙探头进来时，悦耳的鸟鸣声也跟着蹦蹦跳跳进来，叽叽喳喳热闹在房里。躺在床上再没睡意，干脆坐起来，点一根烟，拉开窗帘，静静地看着窗外那两垛竹子上的小鸟跳着，唱着，乐着。

做梦也想不到，我会有这么大的福气，每天早晨都有鸟儿热情地给我送来如此美妙的愉悦。

其实，这都是得益于窗外的那两垛竹子。这两垛竹子是不经意种上的。我家房子刚盖成时，隔壁的邻居找来两棵竹子种在他家门前的两侧，我家的门边空着，就托他也找来两棵种上。竹子的生命力旺盛，种下去，便扎根生枝长叶，不久便发子生孙蓬蓬勃勃撑起一垛绿色。我们那条街人不种竹，都热闹地种那印度紫檀，说印度紫檀枝多叶多生长速度特快，短时间便绿叶如盖。我那邻居也干脆挖掉竹子，种上了印度紫檀。的确，只过两三个年头，印度紫檀便不负众望地枝繁叶茂，葳蕤在街的两旁，整条街热烈地涌荡着绿色，也涌荡着惬人的凉爽。可是，印度紫檀的绿叶虽然能扇掉夏天的暑气，但它的材质没能给人家奉献丰厚的经济效益。在利益驱

流年剪影

雪花膏往事

■ 王纯

那个年代，整个世界刚从一片黑白灰中醒来。人们向往美的愿望是禁锢不住的。美丽的颜色像破土而出的春芽，稍稍露出了头。

小姨比我大十岁，那时候正是花开一般灿烂的年纪。我追在小姨的身后，睁大新奇的眼睛，看她烫卷发，穿时髦的喇叭裤，还擦雪花膏。那天，外公终于忍无可忍，在小姨新买的红色高跟鞋上狠狠踩了两脚，丢到院子里，并且放出狠话：“你再敢穿这鞋，就甭想进家门！”只见气呼呼的外公又打开那瓶雪花膏的盖子，凑近鼻子使劲嗅了嗅，没舍得扔。从此，小姨擦雪花膏不再偷偷摸摸。

天知道那瓶雪花膏有多么神奇。单是它的名字，雪花膏，白白的，软软的，就让人遐想无限。小姨擦上雪花膏，立即就象孔雀开屏一样美丽和骄傲起来。她白皙的脸蛋更显得粉嫩嫩的，幸福的红晕悄无声息而又无比张扬地涂上她的脸。小姨无比得意地问我：“好看吗？”我使劲点头。小姨根本看不见我，因为她的眼睛在一眼不眨地盯着镜子。我闻到雪花膏的香味，甜丝丝的，清淡淡的，比花香还迷人。有一次，我偷偷看到小姨和她对象在一起，她对象一点点往小姨身边凑，忽然“啪”一下亲到小姨的脸上。小姨的脸上立刻飞上两朵红霞。我觉得一定是雪花膏的香味，让小姨的对象像蜜蜂一样“啪”地叮上来。

那天，小姨不在家。我把小姨的雪花膏打开了，并且把门插上了。那一刻，我激动得心“咚咚”跳个不停。那个神秘又神奇的小瓶子里，装的可是宝贝。我学着小姨的样子，用食指轻轻抹了一点，涂在脸上。我觉得细腻柔滑的雪花膏正在一点点地浸润到我的皮肤里，无比舒适。雪花膏涂在脸上，丑小鸭也会变成白天鹅！我对着镜子左看右看，觉得自己简直是陷落在蜜一样甜美的雪花膏里，幸福极了。一个小女孩爱美的天性，得到了巨大的满足。

我怕小姨发现，用手指把瓶子里的雪花膏抹平。而且计算着小姨回来的时间，尽快把脸上的雪花膏洗掉，免得被她闻出来。一个孩子的小聪明，全都被一瓶雪花膏激发出来了。可是，后来还是被小姨发现了我的秘密。小姨没有生气，反而把我摆到镜子前，给我梳上漂亮的小辫子，还给我擦雪花膏。我乖乖地任小姨摆布，她把我打扮好，说：“瞧，好看了！”镜子里的我，满足而骄傲，和小姨真像啊。

多年以后，我的梳妆台上，摆满了瓶瓶罐罐的化妆品。那天，我午睡后醒来，看到七岁的女儿正坐在我的梳妆台上。小家伙听到动静，惊慌地回头，我见她用我的口红把小嘴涂得鲜红，用我的眉毛把眉毛画得黑黑的。看着女儿的样子，我“扑哧”一下，笑出声来。

美丽，就是这样生生不息的。

我家门前两垛竹

使下，一些人毅然决然把印度紫檀连根挖掉，急忙种上黄花梨，说种黄花梨就是种摇钱树，若干年后，黄花梨就是黄金。

两垛竹子依然不动声色地扎根在我家门前的两侧。我母亲说，种竹子好！竹报平安。门前种竹，屋后栽蕉，吉祥如意。不假，两垛竹子确实给我家带来了祥瑞。我的日子是早出晚归。早上开门，车子一溜烟便到乡下去，路灯抹亮整条街了，我们夫妻俩才风尘仆仆回家来。母亲八十多岁了，独自守在家里，就守在门前那竹垛下，等我们平安回家。一天寂寞的等候很辛苦，母亲却很聪明，把心思都用在两垛竹子上。她给竹子浇水，培土，捡拾竹子的落叶，又看着竹子生长。竹子虽然不被人家青睐，可它气绥，在母亲的呵护下，默默地发展自己，那竹竿积极向上节节升高，又尽量舒枝展叶播青泛绿，还竭力发芽生笋，营造出繁荣和发达的景象。竹子长在我家门前，其实也长在母亲的心里，每长出一条新枝，或者又长出几片新叶，母亲的心里都荡漾着快意。突然又有一枚竹笋从地面冒出来时，母亲好不高兴，可她不敢露声色，把喜悦藏在心中，等我们回家来了，她脸上的皱纹蓦地舒展，喜滋滋的对我们说，哟，又发竹笋啦，好大一枚！看着母亲高兴的样子，我

们当然也格外高兴。高兴之余，又自然而然地感激这两垛竹子。它虽然没能招摇着粗枝大叶以标榜自己的存在，可在不声不响中，它却悄悄地揣给我母亲一个很好的念想，又慷慨地送给我母亲每天的快慰。

我突然注意，整个那大城区都看不见有谁家的门前也种着两垛竹子。这个特别好。我们这条街已经拥挤着密集的房屋，可是还没挂上门牌号码，谁要来找人，嘴巴就要勤快，从街头问到街尾。来我家方便了，那些送煤气的，送快递的，只要在电话里说我家门前有两垛竹子，就准确无误地送达。不知不觉中，我家门前这两垛竹子幸运地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。路过的人，都禁不住美美地瞥上几眼。这样一来，更有意思了。一些高雅的朋友来访，总要仰头欣赏着，接着又感情充沛地赞美一番：啊，美，雅，独特！竹子高风亮节，虚心向上！以前苏东坡……我汗颜。当初种竹子，只是为种而种，根本没有想到这些雅致的词汇。苏东坡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；无肉令人瘦，无竹令人俗。可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俗人，绝对没有那股境界。如果硬要我附上点风雅，只好把这份“大礼”赠给我母亲，竹子是母亲坚持种的。可惜，我母亲也承受不了，她



老街纪事（油画） 李生琦 作

家在海南

儿时端午节

■ 陈恩睿

端午节，在我老家也叫粽子节、洗水节或五月节，习惯叫五月节的人还是占绝大多数。十八岁离开老家读书，接着参加工作，至今已三十余个春秋，但能回老家过五月节却寥寥无几。

今年端午节，有空与几位老朋友喝茶闲聊，朋友阿开说及，人长大后过端午节觉得没意思，虽然有机会参加各种活动，但活动一完感觉便消失，还是小时候在老家过端午节印象深刻，时常想起。

阿开这番话，激起了我的万千思绪，小时候在老家过端午节情景历历在目。

上个世纪七十年代，我七岁那年，五月初一早上，母亲就让姐姐、哥哥和我早点起床洗脸洗手，然后在手腕上系五色线，还特别吩咐不过农历五月初六，不得解除。解除时，一定要扔到河里或水沟里去，让水冲去远方，不能丢到山坡上晒太阳。当时我问母亲，“小孩手上绑扎五色线有什么用？为什么要把五色线扔到河里水沟里去？”母亲不嫌我嘴多，而是一五一十地慢慢讲解：五月节到来，大人五月初一就要在小孩手上绑扎五色线，这是很久以前传下来的做法，是一种习俗，这样做可以避邪，降服邪魔鬼怪，可以防止五毒近身，保佑平安；将五色线扔进河里或水沟里，就是让水把它冲走，冲走它就是去除了疾病，让人身体健康。母亲没读过一天书，但能将端午节的习俗娓娓道来。

端午节这天，村里的孩子一起玩时都会比比看看谁的五色线最粗，最鲜艳或者最漂亮，有时相互拉扯一阵后便手拉手捉五月蜂去。捉到五月蜂，或比赛放飞；或用针线穿过小翅膀，然后抓住两边线头让五月蜂转个够；或恶作戏刷地扔到对方身上，经常闹个乐翻天。

那时，村里人绑粽子专用一种野藤，叫粽子藤（俗称），是山里的一种植物，叶小、碧绿，呈心字形，藤干浅灰色，散发着浓郁的芳香，特别是太阳晒得厉害的时候，那种浓郁的芳香更突出。用这种藤扎粽子不但色美味香，而且有清凉解毒功效。村里人习惯于在五月初二上山采摘粽子藤。我读小学三年级那年，第一次跟着邻居家珍叔和昌云哥上山采摘粽子藤。当时我们去的是“落拗岭”。一路上，家珍叔和昌云哥一边走，一边凭嗅觉就能判断山里是否有粽子藤。这使我感到万分佩服。

那天，我从家珍叔和昌云哥那里学会如何判断真假粽子藤，如何断藤、结捆，同时，也被他俩的乐于助人所感奋，收益匪浅。后来几年，我都学着他俩带着村里孩子上山采摘粽子藤，不仅满足自家使用，而且还赠送给邻居。那时，看到邻居分享了粽子藤，我心里便乐滋滋的。

提起老家的端午，还得说说五月初五正午洗龙水那些事。老家离大海约五公里，离河两公里多，离小溪一公里，村里稻田间还有水塘十几个。大人都说，五月初五正午，全村孩子，不论男子女子都得要洗龙水。洗龙水可根据小孩的情况来选择地点和方式，有大人带的，可到海里洗。其余的一般是到河里或小溪里洗，我是属于这个行列里的孩子。有少数也到水塘里洗，有的则在家里冲洗。有一回，我身体不舒服，就在家洗龙水，我母亲挖回一种植物根煮水，这植物根叫岛根（俗称），生长在水塘边或河溪边的一种植物，叶子长条，呈绿色，两边均长刺，刺、根皆为白色。用这种植物煮好水，我就在盆中间站着，母亲用葫芦瓢一瓢一瓢地将植物水从头上慢慢倒下，冲洗全身，以洗掉身上的病魔和晦气，这样也就能得到龙神保护，一年中健康平安。离开村子到外面洗龙水则有讲究，一般都要带上粽子，洗龙水前，先剥开粽子，捏取一小块投进水里，或海里、或河里、或小溪、或水塘，表示纪念屈原。还要讲时辰，洗过早，龙神还没下水，对龙神不敬；洗晚了，不是龙水，而是龙粪水；正午十二点是龙神入水开始洗浴的时候，这时下水正好与龙同浴，才能洗上龙水，沾上龙神恩泽。

三十多年过去了，可小时候过端午节的那些情景却难以忘怀。

2016年6月12日 星期日

值班主任：周华岚 主编：杨道 美编：石梁均



诗路花语

山中笔记

■ 西渡

为了理解石头，你必须成为石头；为了理解天空，你必须成为天空中的一朵云。

山影入怀，泉水之光穿透玻璃的杯壁。“喝下去，你便拥有山水的性灵，爱上它，你就变成另一个你。”穿越过天门，我们并肩行走于云上。隐隐地，从山腰传来人间的鸡鸣。

婚姻

■ 叶美

吃饭时他们总是习惯地在各自的椅子上落座
家庭生活每天周而复始
仔细数数好像只剩下一日三餐
那时他们坐下来，低着头
说话不多，一同默对
冰箱，电灯，沙发，橱柜，鞋柜
他们分吃一盘菜，谦让，井然有序
每天，几乎是每天
他们的胃共同消化着同一种食物
呼出一样的气息
彼此能根据眼神和动作猜到对方的所思所想

甚至精确到每个时辰的喜怒哀乐
他们假装对事物的看法趋同
完全为了不引起争吵
并对此心知肚明
他们在一起好像痛苦大于快乐
怨恨多于欢喜
好像是为了折磨对方才在一起，不得不在一起

多富有悲剧性啊
他们复制了自己父母的生活
（年轻时警惕过的）
现在他们作为不幸婚姻的亲历者
偶然或可说是经常有离婚的想法
但这一切都一闪而过
吃饭时他们还是轻松地坐在一起
挨得很近，享受一顿美餐
感受着共同生活的温暖，
忍着习惯成自然的家庭生活
或是仅仅因为不能忍受孤独。

黑尾蜡嘴

■ 骆家

这个春天黑尾蜡嘴雀格外兴奋
四哥说，它们叫声嘹亮
不像看上去那么婉约

但正因为是忘不了这个春天
窗外枝头如清明上河图般
原谅了放纵的你

夜与友人喝椰子

■ 陈波来

不用凭栏
只围坐：江山忽明忽暗中展颜或蹙眉
倾诉与倾听
一样的品咂与吮吸
啧啧
破夜有声

椰子！越往心里去
越喝越有滋味

下课铃

■ 王晓冰

清脆的下课铃
是一声嘹亮的集结号
乏味沉闷的教室
刹那间变成了——
欢乐的迪士尼